



HAL
open science

唐汪话的格标记

Dan Xu

► **To cite this version:**

Dan Xu. 唐汪话的格标记. 中国语文 Zhōngguó Yǔwé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1, 2. ⟨hal-01476241⟩

HAL Id: hal-01476241

<https://hal.science/hal-01476241>

Submitted on 24 Feb 2017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唐汪话的格标记^{*}

徐 丹

提要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唐汪话的词汇基本是汉语的,语序以OV(宾动)为主。句法结构接近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唐汪话的宾格标记“哈”和河州(临夏)话有相通之处。唐汪话里代词第一人称及第二人称单数的格标记来自人称代词和宾格标记“哈”的合音。“后置词+格标记”的句型显然是由于语言接触而形成的混合句法形式。

关键词 唐汪话 河州(临夏)话 格标记 合音词 混合形式

0 引言

第一次对唐汪话的描述见于阿·伊布拉黑麦 [Ibrahim] (陈元龙, 1985 东乡族) 的文章。笔者曾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的唐汪川进行了短期的田野调查, 后又和唐汪人核对过几次材料。笔者认为, 我们对唐汪话的整个面貌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唐汪话的性质, 以及与周边诸语言、诸方言(东乡话, 保安话, 土族语, 河州[临夏旧称]话, 等等)的关系, 词和句法的借贷方向,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本文只对笔者所掌握的录音材料及其整理作一个初步的简介。第一部分简单介绍唐汪话的句法, 重点介绍唐汪话里的格标记。第二节, 对唐汪话与河州话的格标记“哈”进行比较。最后一节, 观察唐汪话里的格标记和后置词的共现情况。

唐汪话的词汇, 绝大多数用的是有汉字对应的汉语词汇, 间或插有东乡话或阿拉伯语的词汇。但是句法却与汉语句法大相径庭, 比较接近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特征^①。唐汪话的词序基本上是SOV(主宾动), 这与阿尔泰语的基本语序一致, 但也有SVO(主动宾), 这又与汉语的语序一致。“格标记”沿用了陈元龙(1985)的术语。除了工具格和从-比格是必需的外, 宾格标记在一定条件下(如施动者和受动者没有混淆的可能)可以略去。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格标记”。我们沿用这一术语是考虑到河州一带语言都具有类似特点, 即这些语言都受到了蒙古语族语言(如蒙古、东乡、保安、土族)的影响。在蒙古语族的语言里, 格范畴的基本框架相当一致, 唐汪话及河州一带多少采用了一些“格标记”的方式, 这一带的语言有时格标记的用词有所不同(很可能有不同的来源), 但框架是趋同的。

唐汪话基本语序是OV, 但VO的语序也存在。OV的语序里, O经常被“哈”标记, 若施受关系非常明确时, “哈”也可以不出现。“哈”的变体是“啊”或 \bar{a} (当宾语最后一个音节有鼻音时, 宾语标记“哈 啊”常会被同化), 有时通过拉长宾语最后一个音节的韵尾标记宾语。VO的

^{*} 本研究受到法国研究部 ANR-06-BLAN-0259项目及 ANR-07-BLAN-0023项目的支持, 特此致谢。汪小嫻、唐占峰、马雨琪几位唐汪的同学协助我们做了大量的整理材料的工作, 陈元龙先生也提供过帮助和信息, 在此笔者向他们表示诚挚谢意! 本文曾在2008年11月23日于巴黎召开的“语言接触研讨会”上宣读过。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语序一般出现在比较固定的词组里,如“吃饭,看书,洗衣裳”等等。现在请看几个 OV 和 VO 语序均可的句子:

- (1) a. 羊 ətə [现在:东乡语]草哈吃寨。(羊正在吃草)
- b. 羊 ətə 吃草寨。
- (2) a. 我饭哈吃着做寨。(我正吃饭呢)
- b. 我吃饭寨。
- (3) a. 那常书哈看寨。(她经常看书)
- b. 那常看书寨。

上述例子中的第三人称单数发音为 nə, 暂且用“那”记,持续体标记发音是 tʂɛ, 暂且用“寨”记。在上述几组句子中,两种语序都常听得到。如果不是我们追问的话,有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 VO 语序。但只要句子略略复杂一点儿,宾格标记“哈”就出现了。除了不带宾语的简单命令句不用标记外,几乎所有的名词及动词词组都要有标记。有时在语流中,语法词说快了只剩下该词的韵尾,成了语音标记(如“上”,见第三节的例子)。请看几个简单句:

- (4) 尕汪你来。
- (5) a. 我高兴。(“我”在主语位置说成 uə, 此处“兴”长音)
- b. 我高兴底很。(“底”读 tʂɪ)
- c. 我高兴着呱。

例(4)是命令式,不用任何语法标记。“我很高兴”在唐汪话里可以有不同的说法(见例 5)。唐汪话的系词系统比较特别,有几种表达方式:“主语+名词+晒[ʂɛ]”,“主语+是+名词+晒”,“晒”[ʂɛ]有可能是“是+唉”的合音,暂且用“晒”记录。判断“晒”是合音的理由是“晒”只用在肯定句里。在条件句、疑问句里,仍读作“是”。如“我但老师是,我就不去。”(如果我是老师,我就不去)这句话里的“是”仍读[ʂɪ],不读[ʂɛ]。请看几个例子:

- (6) 我老师晒。
- (7) 那是老师晒,我是学生晒。

可能受了普通话影响,下面的话也能被接受,但只是在对比句里出现。

- (8) 那是老师,我是学生。
- (9) a. 花红底晒。(花是红的)
- b. 花红寨。

上面的句子基本都是没有格标记的句子。唐汪话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有格标记。许多地方与临夏话接近^②。

1. 唐汪话的格标记

陈元龙(1985)提出,唐汪话有四个格:基本格,把-被格,从-比格和造联格。笔者曾在 2008 年于巴黎召开的“语言接触研讨会”上,根据现有的调查材料,建议把上述四个格称作:主格、宾格、从-比格和工具格(包括伴随格)^③。陈元龙说的“基本格”是指主语没有标记,把-被格是我们的宾格,从比格和本文相同,造联格是我们的工具格。唐汪话的代词分主格和宾格。我们将在第二节讨论代词的格标记“哈”[xa]的用法。同音词“哈”有几个不同的功能,不能混为一谈^④。现在逐个介绍唐汪话里的格标记。

1.1 主格

我们已经说过,主格位的名词没有标记,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有格标记,如:

- (10) 尕汪来了。(小汪来了)

(11) 我[və]看了。(我看了)

(12) 你我[va]看来来了?(你看我来了)

唐汪话的“了”读 liɔ, 暂时仍用“了”记。上述例子中的“我”在主语位和宾语位有格的区分。

1.2 宾格(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用 OV 语序时, 宾语位的名词常加标记“哈”或其变体。VO 语序时, 宾语位的名词不能加“哈”或其变体标记。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要变格, 代词变格后(我们在第 2 节再详细论述), 宾格标记“哈”可有可无。请看几个例子:

(13) 你什么哈要咧?(你要什么)

(14) 那我[va]哈打寨, 阿么了[liɔ]事?(不知他为什么打我)

(15) 那我[va]哈打给了一顿。(他打了我一顿)

(16) 我们[am]你[ɲia]看来来了。(我们看你来了)

(17) 我[və]你[ɲia]说我[və]来哩说。(我跟你说过了我要来)

上面例句中的“我”在主语位置时说成[və], 而在宾语位置时说成[va]; “你”在主语位置时说成[ɲi], 在宾语位置时说成[ɲia]。宾语标记“哈”可以出现在[va]和[ɲia]后。在双宾语句中, “哈”可以标记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 如果其中一个用“哈”标记, 另一个可以用“哈”或其变体标记。只有一个标记时, 一般是间接宾语被标记。如: “你把那本书给谁了?” 有如下几种说法:

(18) a. 你 ake[谁]哈那本书-∅ 给给了[liɔ]?

b. 你 ake 哈那本书啊给给了?

c. ake 哈你那本书啊给给了?

d. 你那本书哈 ake 啊给给了?

上面的例子表明, 间接宾语一定要有标记。笔者认为“把-被”格这个术语不够恰当。因为不论词序如何变化, “哈”只标记受动者或接受方(间接宾语), 从不标记施动者。如果我们参考普通话里“给”的用法, 我们就可以看出, 普通话里的“给”在下面的例句里既可以作“把”(19a), 又可以作“被”(19b)^⑤。在唐汪话里, “哈”标记的名词是受事, 不会是施事(例(20)、(21))。请比较:

普通话:

(19) a. 狼给羊吃了。(狼把羊吃了)

b. 羊给狼吃了。(羊被狼吃了)

唐汪话:

(20) 小王哈小李打哈了。(小李打了小王)

(21) a. 小王小李哈打哈了。(小王打了小李)

b. 小李哈小王打哈了。(小王打了小李)

在主语和宾语都具有[+人]的语义特征时, 唐汪话里的宾格标记“哈”是必须出现的, 以避免语义混淆。上面的例子清楚地表明, “把-被”格这个术语不够恰当, “哈”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标记宾语, 相当于普通话的“把”义, 但从不标记施动者, 即没有普通话的“被”义。普通话里的“把”引出受事, “被”引出施事; 但在唐汪话里, “哈”只标记受事, 从不标记施事。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 宾格标记“哈”可以不出现:

(22) 你苹果 ∅ 吃哩不吃?

1.3 从-比格

从-比格含有从格和比较标记。当动词具有[+移动]语义特征时,“些[ciɛ]”标记动作的出发点,表达“从、由”义。唐汪话里的比较标记也用“些”,但同比句用工具格“拉”。

唐汪话表达“去某个地方”时,或不用标记(如地名),或用“里”、“上”等后置词(方位词)表达维向,后置词的选择由地点的空间特征决定。表达“从哪个地方来”时,必须用从格标记“些”。请看几个例子:

动词[+移动动词]:“到……去”(用后置词)

(23) 我北京去过三次。(我去过北京三次)

(24) 我唐汪里去哩。(我要去唐汪)

(25) 你山上去咧莫是河边里去咧?(你上山还是去河边)

表示地点的名词“北京”可以不用任何标记,但表示地点的名词“唐汪”被看成是三维的空间,常用后置词“里”标记。例(25)中的“山”有后置词“上”标记。后置词后面可以加从格标记(请见下面及第3节的例子)。

动词[+移动动词]:“从……来”(用从格标记“些”)

(26) 北京些来哈底人多底很。(从北京来的人很多)

(27) 我将[刚]学校里些来咧。(我刚从学校回来)

(28) 我家里些来了。(我从家里来)

上面例句里的“些”标记移动动词的出发点。唐汪话中的“里”用得很普遍。许多表示地点的名词后必须加方位词“里”,如“学校里、门栏里、家里”等等。表达从这些地方来时,“里”和“些”连用,缺一不可。普通话在同等场合有时就可以去掉“里”,如可以说“我刚从学校来”,“你从哪儿来?——从家来”。

下面请看几个用“些”标记比较句的例子:

比较句:比较项+基准项+些+形容词

(29) 尕张尕王些大。(小张比小王大)

(30) 这个那个哈些尕些。(这个比那个小点)

(31) 马驴些快。(马比驴快)

比较句里基准项后面可以有“哈”出现。

1.4 工具格和伴随格(含对象)

工具格和伴随格用“拉”标记。当被标记的名词无生命时,“拉”可以被看作工具格。当被标记的名词有生命时,“拉”可以被看作伴随格。

(32) 我刀子拉切肉咧。(我要用刀切肉)

(33) 我钢笔拉写哈底。(我是用钢笔写的)

(34) 蒙古话拉讲。(讲蒙古话)

(35) 你你家老哥拉一搭去。(你跟你哥哥一块走)

(36) 那ake拉走了?(他跟谁走了)

(37) 我那拉气斗哈寨。(我跟他生气了)

(38) 尕张尕王拉个子一样寨。(小张和小王一样高)

例(32)至(34),“拉”是工具格,表示动作进行凭借的工具或方式。例(34)的句法很可能受了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影响。如蒙古语里,表达“说某某语”也要在语言名后加工具格aar/oor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变换元音)。如:bi mongol-oor jari-dag(我-蒙古语-工具格-

讲一经常体:我说蒙古语)。例(35)到(37)里的“拉”标记有生命的名词,表达和某人协同做某事或跟某人对立。例(38)是一个平比句,唐汪话用工具格标记第二个名词。

2. 唐汪话和河州话的语法标记词“哈”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不少关于河州话(临夏话)的语法词“哈”的描写。我们根据掌握的材料观察一下唐汪话里“哈”的用法。

2.1 宾格标记“哈”

陈元龙(1985)说的“基本格”是指主语没有标记,其实这只适于名词或名词词组。唐汪话里处于宾格的名词常带标记“哈”或其变体。代词分主格和宾格。请看下面两个表:

表1 名词主宾格

主格	-Ø
宾格	-xa(-a, -ā,或拉长最后一个音节的韵尾)

表2 代词的格

	第一人单数	第一人复数	第二人单数	第二人复数	第三人单数⑥	第三人复数
主格	və	am	ŋi	ŋim	nə	nəm
宾格	va	ama	ŋia	ŋiama	nəxa	nəmxa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宾格标记“哈”有时被前面的音同化,成了“a”或“ā”。此处只举几个“ā”标记的例子:

(39) 我衣裳 ā 买了一个,裤子买了一个。

(40) 缸 ā 打破给了。(缸被打破了)

从上面的例子里可以看出,宾格标记“哈”的变体 a 一般出现在宾语有鼻音或鼻韵尾的音节后面^⑦。若是其他音结尾的词,不用“哈”时,可拖长韵尾表达宾格意义。

表一中的现象,陈元龙只谈了“哈”,未提及“哈”的变体。表二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变格,陈元龙没有谈到,只记下了主格,没有谈及宾格,他记录的是“我哈”[vəxa],“你哈”[nixə],而不是我们在表2记录的[və]和[ŋia]。为什么陈元龙没有记录到代词有主格、宾格的区别呢?难道在他第一篇文章发表(1985)到今天(2009)的24年中,唐汪话有很大的变化吗?笔者根据现在掌握的例子推测,最初有可能是宾语位置的代词需要带标记“哈”,总是连用读快了就成了合音词。形成合音词后,由于宾格位置常需要标记,结果就发生了“过度标记”的现象。这表现出格标记发展的两个阶段:[və]和[ŋia]是[vəxa]和[ŋixa]的合音词,即代词如同名词,宾格需带标记“哈”,成了合音词;合音后,[və]和[ŋia]后又有“哈”标记^⑧如:[vəxa]“我[宾格]”和[ŋiəxa]“你[宾格]”。在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现象,如法语里的“sans doute”(无-疑:无疑),本来“sans”(无有)已经表达了否定意义,但在当代法语里,还必须再加上“aucun”(任何)才能表达“无疑”了:sans aucun doute(毫无疑问)。如果用 sans doute,反成了“可能”的意思。这意味着,被标记的词用久了反成了无标记的词,需要再加一次标记。请再看几个过度标记的例句:

(41) 你我哈[vəxa]打给了一顿。(你打了我一顿)

(42) 我[və]你哈[ŋia xa]花哈/啊给一个。(我给你一朵花)

我们可以看到,唐汪话里,即便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在宾格已经变音,但仍有宾格标记“哈”。这种过度标记的例子在临夏市区也听得到。请比较王森(1993)记录的两个例子

(解释完全照录作者原文):

(43) 自行车我[ŋa]“我+哈”的合音撞了。(自行车把我撞了)

(44) 你东西哈我[ŋa]哈还给!(你把东西还给我)

在例(43)中,宾格包含在变音[ŋa]里,在例(44)中,变音[ŋa]又被宾格标记“哈”加强。这种过度标记如同唐汪话的过度标记。

现在我们看一下河州话现有的记载,再对比唐汪话里代词的格。马树钧(1982)曾经指出,临夏话里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分化成为两组,如“我”通常读[ŋɿ],但在受事地位时读[ŋa]。作者认为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和标志受事性质的“哈”产生了合音。但是这种合音只出现在动词前,不出现在动词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河州一带的宾格标记“哈”都只标记前置于动词的宾语(即OV语序),而不标记后置于动词的宾语(即VO语序)。结果只有前置于动词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变音,而后置于动词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不变音。这表明,[ŋa]确实是“[ŋɿ+xa]”的合音词。仁增旺姆(1991)提出,河州话^⑨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和第二人称单数代词“已经形成了格的范畴”,同样,[ŋə]用于“施动格”(相当于我们的“主格”),[ŋa]用于“受事格”(相当于我们的“宾格”)。根据李炜(1993)在甘肃临夏一代的方言里,人称代词单数作宾语时必须要有“哈”,语音上主格和宾格发音不同。如“我”在主格位置是[ŋə],宾格位置是[ŋa],李炜认为“a”就是“哈”,“是固定在宾格人称代词里的”。王森(1993)在描述临夏市区的方言时也在用于宾语位置的“我”[ŋa]后注明是“我+哈”的合音。下面我们把上述作者所描述的情况用表3列出,音标完全遵照作者原文的转写,然后给出他们的例句。

表3 唐汪话和河州话第一及第二人称代词单数

河州话和唐汪话比较	第一人称代词单数主格	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宾格	第二人称代词单数主格	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宾格	材料出处
临夏话	ŋɿ	ŋa	ŋi	ŋia ^⑩	马树钧,1982
韩家集话 ^⑪	ŋə	ŋa	ŋi	ŋa	仁增旺姆,1991
临夏一带	ŋə	ŋa	ni	nia	李炜,1993
临夏市区	未见记音	ŋa	未见记音	ŋia	王森,1993
唐汪话	ʋə	ʋa	ŋi	ŋia	徐丹,2008

从上面五个不同的记录来看,可以认为河州话的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单数有“格”的标记。为什么第三人称代词单数不见这种主格与宾格有区分的记载呢?马树钧(1982)注意到,“他”作受事代词时,元音延长为[t'a:],其实是“他哈”的合音。仁增旺姆(1991)未谈及。李炜(1993)的记录也是主格的“他”念[t'a],但宾格的“他”要拉长元音读作[t'a:]。王森(1993)未谈到此变化。唐汪话里“那”[nə]未和“哈”合成一个词,在大部分宾格都说成[nəxa],有时能听到[nə-a]。读为[t'a]的第三人称代词显然是汉语词。在宾格出现时如果没有“哈”标记,也需要长读。老式的唐汪话在宾格仍用[nə]+[xa]。很显然,第三人称代词与宾格标记“哈”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表现,唐汪话里[nə]+[xa]还未产生合音。这些事实说明,河州话里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单数的格是由合音而形成的。

现在我们对比一下河州话几个方言点的例子:

(45) 你[ŋi]我[ŋa]没说。“你没告诉我”(临夏话,马树钧)

(46) 我[ŋɿ]你[ŋia]没叫。“我没叫你”(临夏话,马树钧)

(47) 这是他给你[ŋi]的。“这是他给你的”(临夏话,马树钧)

(48) 噢! 你看我[ŋʌ]来了吗!“噢! 你是来看我的呀!”(临夏话, 马树钧)

请注意, 宾格的“我/你”只在动词前时发生音变, 这与其他河州话中宾语前置于动词才加标记“哈”是相互佐证的。

(49) 我[ŋə]你[ŋa]说[ʂuə]“我对你说”(韩家集话, 仁增旺姆)

(50) 你[ŋi]我[ŋa]说[ʂuə]“你对我说”(韩家集话, 仁增旺姆)

(51) 自行车我[ŋa]撞了。“自行车把我撞了”(临夏市区, 王森)

(52) 我你[ŋia]钱哈给了。“我给了你钱了”(临夏市区, 王森)

唐汪话里,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单数的主格和宾格分得很清楚。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复数也有区分。“我们、你们”在主格位置念“am(u), ŋim”, 在宾格位置念“ama 或 am-xa, ŋiam 或 ŋim-xa”。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复数在宾语位置的合音现象没有单数那么成熟, 也非必须。请看几个例句:

(53) am 兰州过吧。(我们去兰州吧)

(54) 老师 ama 浪给去寨。(老师让我们去逛逛)

(55) 老师 am-xa 一挂骂给了一顿。(老师把我们全骂了一顿)

(56) nim 一挂是老师是么?(你们都是老师吗)

(57) a. 我 ŋiama 看来。(我看你们来了)

b. 我 nim-xa 看来。(同上)

从这一节的例子我们看出, 唐汪话里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格变是由“代词+哈”的合音造成的。现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单数已形成格的范畴。过度标记“哈”同现说明其成熟的程度。

2.2 同音词“哈”的其他几种功能

唐汪话里的“xa”其实有多种语法功能。除标记宾格外, “哈”还可以标记话题, 或用作动量词、语气词和补语成分。我们只各举两个例子:

标记话题:

(58) 这娃娃哈说寨……(这个男孩子说……)

(59) 羊哈吃寨。(羊正吃呢)

动量词:

(60) 你说一哈说寨。(〔人们说〕你说一下)

(61) 你床哈 nə[自反领属]拾掇一哈。(你收拾一下自己的床)

语气助词:

(62) 这是阿目底一会事哈?(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63) 都是一家人哈。(都是一家人嘛)

补语成分:

(64) 辨别不哈了(辨别不了了)

(65) 两个人哈一挂抓哈了。(那两个人啊, 一起都被抓起来了)

3. 后置词与格标记

如同周边的汉语方言, 唐汪话也用方位词表达具体的维向, 也可以叫做后置词。普通话里的“里、外、上、下、左、右、前、后”除了“里、上”在唐汪话里可以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在名词后外, 其他的词一般以双音节形式出现, 如“外面, 下面, 前面、后面”等。“左、右”用“左半tɕiɛ、右半tɕiɛ”表示。

3.1 唐汪话里的后置词“里、上”

如同普通话,后置词“里、上”在唐汪话里也是最常用的。“里”的用法值得注意。普通话中被看作平面的物体(包括抽象的概念空间),唐汪人经常看作是一种三维的空间。如“唐汪”这个地名,经常和“里”连用。这和选用动词有关,若用系词,地名不用加“里”,若是表达动作的动词,如“去、来、住”等,“里”常依附于地点词“唐汪”。其实,普通话里许多名词也必须加“里”才能用作地点词,如“屋里有人”(不能说“*屋有人”)。

请比较下面的例句,a.为唐汪话,b.为普通话:

- (66) a. 家里,学校里,唐汪里
b. (在)家里,(在)学校里,在唐汪
- (67) a. 山上,头上,电视上
b. (在)山上,头上,(在)电视里/上

普通话用“里”或“上”的地方,唐汪话也用,如前所述,但对“唐汪”这个地方的表述,普通话和唐汪话在认知上有所差别。唐汪话里没有普通话的句型“在+地点词+后置词+动词”,相对应的句型是“地点词+后置词+动词”。换句话说,唐汪话里没有“在字句”,即只能说“家里”,没有“在家”的句式。请看下面的句子:

- (68) 那家里看书寨。(他在家看书)
- (69) 我炕 \bar{a}^{351} 睡觉寨。(我在炕上睡觉)
- (70) 我盆子里洗手寨。(我在盆子里洗手)
- (71) 我黑[xi]板 \bar{a} 写字寨。(我在黑板上写字)
- (72) 唐汪里,养羊底,种地底人们[mu]有咧。(在唐汪,养羊的,种地的人都有)

很容易看出,凡是普通话表达“在某地做某事”时,唐汪话全用“名词+方位词+动词”。最常用的方位词是“里、上”。表达地点的句型“地点+方位词+动词”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施动者在某一处所做某事,请参看例(68)、(69),一种是施动者不在某一处所,是施动者的一部分或由其动作导致的结果在某一处所,请参看(70)、(71)。上述例子里,(69)、(71)值得注意,方位词“上”没有直接读出来,“上”由简化为拉长的 \bar{a} 表示出来。这种变音是“上”语法化的表现,语音磨损表明该词语法化程度已经很高。我们已经说过,唐汪人把他们的村子看成是三维的空间,所以,必须加“里”表达“在唐汪做某事”,而在普通话里,地点专有名词一般都被视为抽象的空间,不用方位词再加以界定。

3.2 后置词和从格“些”

在唐汪话里,后置词“里、上”与从格助词“些”常连用。如“里些,上些”:

- (73) 那家里些走了。(他从家里走了)
- (74) 我将[刚刚]个驴上些骑罢。(我刚从驴背上[骑完]下来)
- (75) 四五亩地里些,得个两三口袋粮食满,再多底没有满。(四五亩地里能得到两三袋粮食啊,再多没有了呀)
- (76) 我兰州里些过来了。(我从兰州来)

通过比较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唐汪话里的“里些、上些”先表达维向(dimension)后表达空间关系,普通话则是用“从……上/里”框式结构先表达空间关系,后表达维向,但地名不强调维向概念(如例(76)的对应句)。唐汪话里的“后置词(表方位)+格标记”的用法,也见于蒙古语和东乡语。蒙古语见例(77),东乡语见例(78):

- (77) bi fīree-n deer-es nom aw-nə (我从桌上拿一本书)
我 桌子-属格 上-从格 书 拿-现在/将来体

(78) mini awi gadz'a dʒiərə-sə qaridzɯ irəwo (我父亲从地里回来了^⑫)

我 父亲 地 上-从格 回 来

蒙古语里的后置词 deer“上”后面又加了从格标记 es (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变换元音)共同标记维向和空间关系。东乡语里的后置词 dʒiərə “上”后面又加了从格标记 sə 共同标记维向和空间关系。唐汪话里的“里些,上些”就是后置词和从格标记同现,很可能是借用了这一句式。有意思的是,“里、上”显然是汉语词汇,“些”与蒙古语的从格标记 es,东乡语的从格标记 sə 显然具有同源关系。这个句式是典型的语言接触而形成的混合体。

4. 结语

我们的调查仅仅是开始,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和核实。唐汪话格标记的许多语法、语义、语用限制尚需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唐汪话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及藏语的借贷关系、相互影响、时间层次等都需要做更深入的调查。对唐汪话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河州话,尤其是甘青一带因语言接触而形成的一些语言现象。

附 注

① 这并不排除藏语的影响。详见仁增旺姆(1991),谢晓安、华侃、张淑敏(1996)的文章。

② 参看马树钧(1982,1984),马企平(1984),仁增旺姆(1991),Dwyer(1992),李炜(1993),王森(1993),谢晓安等(1996)。

③ 在所有语言里,领属关系都有特定的表示或标记。唐汪话里的“底”[tɕi]既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又相当于“得”和“地”。

④ “哈”可以做话题标记,动词体标记或补语(如“下”)。名词宾格标记与这些“哈”同音。

⑤ 请参看徐丹(1992,2005)。

⑥ “人家”也可作第三人称代词用。

⑦ 后置词“上”或补语成分“上”的变体也是 ā,这时 ā只是“上”的缩略形式,不受前面音节的语音特征的限制。

⑧ 如:vx ŋia xa ɕie ph ā(我比你胖)。

⑨ 仁增旺姆(1991)认为,河州话的表层形式是汉语的,但深层结构是非汉语的。他认为河州话是藏语的句子结构,汉语的语音和词汇。

⑩ 这些学者文内的音标此处照录。

⑪ 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⑫ 刘照雄(1981:46)。

参考文献

- 陈元龙 [阿·伊布拉黑麦] 1985 《甘肃境内唐汪话记略》,《民族语文》第 6 期。
- 道 布 1981 《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贾晔儒 1991 《青海汉语的“着”与青海蒙古语的-dʒ》,《西北民族研究》第 1 期。
- 1994 《从青海汉语的几个方言词看语言间的接触影响》,《民族语文》第 4 期。
- 李克郁 1987 《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民族语文》第 3 期。
- 李 炜 1993 《甘肃临夏一带方言的后置词“哈”“拉”》,《中国语文》第 6 期。
- 刘照雄 1981 《东乡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马树钧 1982 《临夏话中的“名+哈”结构》,《中国语文》第 1 期。
- 1984 《汉语河州话与阿尔泰语言》,《民族语文》第 2 期。
- 1988 《河州话代词说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 1 期。

- 仁增旺姆 1991 《汉语河州话与藏语的句子结构比较》,《民族语文》第 1 期。
- 宋金兰 1991 《汉语助词“了”、“着”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民族语文》第 6 期。
- 王 森 1993 《甘肃临夏方言的两种语序》,《方言》第 3 期。
- 谢晓安 华 侃 张淑敏 1996 《甘肃临夏汉语方言语法中的安多藏语现象》,《中国语文》第 4 期。
- 徐 丹 1992 《北京话中的语法标记词“给”》,《方言》第 1 期。
- 2003 《“使字句”的演变——兼谈“使”字的语法化》,《语法化与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 2005 《某些具有[±给与]意义动词的语法化》,《汉语语法论集》(二),商务印书馆。
- 2008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词》,《中国语文》第 6 期。
- 2008 《唐汪话格标记概况》,2008 年 11 月 23 日于巴黎召开的“语言接触研讨会”的发言稿。
- 徐 丹 (Xu Dan) & A. Peyraube (贝罗贝) 2009 Case markers in the Tang Wang language.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7th IACL Annual Conference Paris July 2-4
- 钟进文 2007 《青地区特有民族语言文化的区域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Dryer Matthew S. 1992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Language*, vol 68 1, 81-138
- Dwyer A riene M. 1992 Altaic Elements in the Linxia dialect Contact Induced Change on the Yellow River Plateau.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 1, 160-178
- G ión, Tahy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 394-415
- Greenberg J.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Greenberg J. H.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73-112
- Hagège, Claude 1975 *Le problème linguistique des prépositions et la solution chinoise*. Louvain Peeters
- Haspelmath M., Dryer, M. S., Gil D., and Comrie B. 2005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Charles N. 1983 Languages in contact in western China. *Papers in East Asian Languages* 1, 31-51.
- Xu Dan 2006 *Typological Change in Chinese Synta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徐丹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法国国家研究中心东亚语言研究所 法兰西大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更名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英文全称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简称“CCL”和网页地址 <http://ccl.pku.edu.cn/> 不变。特此公告。

(北京大学)

ZHOU Ren The semantic feature “integrity” of *quan* (全) and its syntactic consequences

Based on some syntactic evide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quan* profiles the feature “integrity” semantically and has a different image scheme with *dou* (都). Not only the related plural NP is regarded as an integral set and its members have a clos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he whole sentence also denotes an integral “event”. In a word, *quan* indicates a kind of epistemic knowledge of the speaker and the speaker confirms his high familiarity with an event (including the participants) by using *quan*.

Key words *quan* (全), integrity, image scheme

XU Dan The case markers in the Tang Wang language

The Tang Wang language, spoken at the Dongxing County, located in the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Gansu province, with a syntax close to that of the Mongolian group of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such as an OV word order. Its accusative marker “*xa*” seems to be linked to the Hezhou (i.e. Linxia) language. In the Tang Wang language, the first and second singular person pronouns result from the vowel coalescence of the pronoun and the accusative marker “*xa*”. The combination of a postposition plus the case marker is obviously due to language contacts.

Key words The Tang Wang language, case marker, coalescence, mixed form

QIANG Xingna The past subjunctive mood marker *manhao* (蛮好)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special use of *manhao* (蛮好)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yntactically, *manhao*, together with the clause to which it belongs, is tied to the so-called “Main Clause Phenomenon”; semantically, clauses with *manhao* have the counterfactual meaning. It is assumed that *manhao* can be treated as a past subjunctive mood marker. The paper also compares *manhao* with its counterparts in other dia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rkedness hierarchy, subjectivization and the inventory typology theory.

Key words *manhao* (蛮好), past subjunctive mood, subjectivization, inventory typology

ZHU Guanning The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atient-subject clause: A case study on the pattern of the effect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on Chinese grammar

In medieval Chinese, there appeared a new type of the patient-subject clause with the “topic-comment” structure, in which the resumptive pronoun *zhi* (之) was no longer used after the verb.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more patient-subject clauses of the new type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t argues that besides the spontaneous evolu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tself, the OV word order in Sanskrit Buddhist Scriptures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ype. Based on a Sanskrit-Chinese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pattern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Sanskrit into Chinese.

Key words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patient-subject clause, language contact, Sanskrit-Chinese comparative analysis, effect pattern

QI Yuantaq Cross-structure chang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 cross-structure change mean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 Chinese character crosses the original structure, which includes component fusion, component separation and component reconstruction. Although the changed character is easier to write, it also partly damages the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structure, layer, cross-structure change